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簡 編 五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英 雄 與 英 雄 崇 拜

(下)

嘉 萊 爾 著

曾 虛 白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拜崇雄英與雄英

(下)

著爾萊嘉
譯白虛曾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拜崇雄英與雄英

Hero and Hero—Worship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簡編印行

原著者

Th. Carlyle

譯述者

曾虛白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各埠
商務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徐仲聲)

* G 13111

第四講

成教士的英雄 路德——宗教改革 腦克斯——清教

(一八四〇年五月十五日，星期五。)

我們現在是要講「成教士的大偉人」了。前文中已經屢次申述過「英雄」雖種類不同，從本原上說起來，都是同一的素質；一個偉大的靈魂，若能洞矚「人生中神的意義」，他就是個適當的人，能用着偉大，勝利而持久的態度去說牠，去歌唱牠，去爲牠爭鬪，爲牠工作；這就是一位「英雄」——至於他外面的形態，祇隨着所處的時期和環境之變易而不同。這「教士」我以為也是一種「先知」；他的內在也必須有一種我們所謂的靈感的光明。他領導着羣衆的崇拜；是羣衆與「冥冥中的聖者」中的媒介。他是羣衆精神上的「首領」；正像「先知」是他們精神上的「王」，統率着許多首領；他用着聰明的指導領了他們經過這「地」和地上的工作，向着「天」上去。他理

想中以爲自己也是冥冥「上蒼」的一個聲音；他也像「先知」一般地解釋和闡明同一的意義，而態度卻比「先知」更加親昵。這冥冥「上蒼」——所謂「宇宙公開的祕密」——是沒有多少眼睛能窺見的東西！他是個閃耀着更莊嚴華采的「先知」；燃燒着一種沖和平靜的光輝，是個日常生活的光明使者。我以爲，這就是「教士」的理想。古時如此，今日如此，一切時代都如此。我們知道，若想把理想變成事實，當然需要着極度的堅忍力；真是極度的堅忍力。然而一個「教士」而做不到這樣，或不以此爲目的而努力着做去，那祇能算一個普通人——我們也沒有地位來討論這種人。

路德 (Luther) 與 腦克斯 (Knox) 是明白地以「教士」爲業的人，並能忠實地在這職務最普通的意義上奉行不悖。可是我們現在要把他們作歷史上的人物研究，爲便利起見，不如暫時攔起這「教士」的名稱，而稱他們做「宗教改革家」。在承平之世，也許有跟他們同樣特異的「教士們」，忠實地做着「領袖崇拜」的工作；也能用着那種忠實的「英雄主義」把「天」上的光明散播到民衆的日常生活中；在「神」的指導之下，率領了民衆向應該走的大道上去。然而，

這條大道一旦發生了險阻，起了爭戰，混亂與危險，那麼領導着民衆前進的首領，一切人，尤其是我們這些靠着他嚮導的果實生活着的人都覺得他跟普通的「教士」格外的不同了。他變了個激戰勇鬪的「教士」；他不像承平時的「教士們」祇領導着人民做些寧靜而忠實的工作，他是在強暴破裂的時期中做着勇猛的奮鬪；不論他事業的高下如何，這總是一種比較危險而令人不能忘懷的服務。我們提出這兩位，算他們是最高尚的「教士」，就因為他們是最高尚的「宗教改革家」。可是我又要問，真的「宗教改革家」就他的本性說，不就是一位「教士」嗎？他籲求着「上天」冥冥的公正來抵抗那「地」上昭昭的實力；洞知這冥冥者確是堅強，獨一的堅強。他是個萬物神性的真理之信仰者；是一個觀察者，能透過萬物的外形而深入；是一個崇拜者，以種種方式膜拜着萬物神性的真理；要言之，是個「教士」。他若不先是個「教士」，他決做不好一個「宗教改革家」。

我們以前已經把各種境遇中的「大偉人」順序討論過了，有的是創設「宗教」為這世界中人類的生活造成一種「英雄性」的「格式」；有的是闡明「人生的理論」，足值但丁的歌唱，跟着是莎士比亞的「人生之實生活」——現在，我們可要提到那倒逆的程序了；這也是不可缺

的，這也能用着「英雄」態度來實行的。說牠不可缺，聽着很奇怪；其實的確是需要的。「詩人」的寧靜之光該讓給那「宗教改革家」猛烈的電閃；不幸地「宗教改革家」也是「歷史」上不可少的人物！溫和的「詩人」究竟是什麼？那不就是「宗教改革」或「預言」等暴烈波動的產物與最後之鎮定嗎？若沒有獷野的聖陶米尼克斯（Saint Dominics）（註一）與「戴勃的隱修士」（Thebaid Eremites）（註二），就不會有諸樂的但丁；有了斯干狄那維亞人等粗暴的實際工作，從奧定以迄瓦德拉萊（Walter Raleigh）（註三），從烏爾費拉（Ufila）以迄克倫滿（Cranmer）（註四），纔使莎士比亞有說話的能力。所以我常說，一個成功的「詩人」就表現着他的時代已告完善而結束了；新時代不久要跟着產生，又需要着「宗教改革家」了。

當然，我們若能常常循着「音樂」的道路走，這夠都好，能永遠受着「詩人」們的訓練教導，像古時粗拙的生物受着奧菲斯（Orpheus）（註五）的領導一樣，夠多好。即使找不到這諧律的音樂道路，我們就是永遠走在寧靜的道路上，也夠快活了；換言之，能得和平的「教士」們給我們一天一天的慢慢兒改革起來，也就很滿足了！可惜這是不可能的；就不得已而求其次，也迄今尙難實

現的。於是，這奮鬥的「宗教改革家」在各時期中，是一種不可缺而當然有的現象。障礙是層出不窮；即一時視為不可少的助力，也會慢慢兒變成了障礙；到那時，勢不得不把牠洗刷掉，遺棄不顧。——這就是一種極困難的事業。最顯著的舉一個例，比方一種理論或我們所謂精神上的表現，在當時全世界最偉大的但丁以推理高深的精銳智慧去觀察牠，也認牠是包羅着整個兒的「宇宙」，各部份都完整無缺的，——然而，隔了一個世紀，就是普通的智識界級中人也懷疑牠了；漸漸地竟否認牠了；到了現在，我們簡直視為不足置信，像奧定的理論同樣的陳腐！在但丁看來，人類的「生活」和「神」與人的方式，全都表現在那些「馬爾波爾格池」「鍊獄」之中；可是路德卻以為不盡然。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但丁的羅馬教不能持續下去；路德的耶穌教一定要跟着產生呢？唉，沒東西能持續不絕的！

我不願跟着現代的流行，倡言着「進化論」；我想我們也不願多聽這種話。因為這個問題的討論，常多誇張混亂的情狀。我祇願說，那事實本身就彷彿已很肯定的了；在萬物的本性中就可找出那當然需要的痕跡。我曾經說過，不論那一個人不能光做學習者，他一定同時是個實行者；他的

心靈看着已過的在學習；而這同一的心靈也在向前發現，他能發明和設計着自創的東西。寂滅創造，就不會有人。沒有人肯或能絲毫不變地信仰着祖父的信仰；他總有些新發現，擴大些他的「宇宙觀」，因此就影響到他「宇宙的理論」——本來這「宇宙」是無極的，不論那一種觀察或理論，無論怎樣的擴大，決不能把牠包羅淨盡的；他既擴大了些；祖父以為可信的，他以為不可信了，以為是虛偽的了，跟他所發現或觀察到的新東西是不能符合的了。這是每一個人的歷史，而在「人類」的歷史中，我們就見牠彙聚而成歷史上的大事件——革命，新時代。哥崙布航行到了東半球，就發現那但丁的「鍊獄山」並沒有矗立「在別半球的大洋中」！在別半球中沒有人找到這高聳的東西。牠不在那裏。當然不能再相信牠在那裏了。推而言之，這世界中的一切信仰——「信仰的一切系統」和從這發生的一切系統，「實生活的一切系統」全都是這樣。

我們再加上那可惋歎的事實說，當「信仰」變成了無定，「實生活」也變成了不健全，於是各處的錯誤，乖張與災厄跟着漫布開來，那就有足量的革命資料了。在各種轉變中，一個人要忠實地實行，必須有堅強的信仰。倘然他在每一次轉變中，一定要顧全着全世界的同意；他不能捨棄這

全世界的同意而讓他自己意志作主，他就變成了個可憐的「視官之奴」；他所擔任的工作一定乖張。合起這種人來就促成了這不可避免的傾頹。他眼望着工作的外形所做的工作，都是不忠實的，立刻會造成一種新的罪孽，在這個那個人身上產生出新的災厄。罪孽越聚越多，慢慢地要不可撐持了；於是就暴烈地爆發開來，像炸裂般的不可收拾。但丁的高妙的羅馬教，到了現在，理論上既已不足置信，再加以種種無信心，懷疑而不忠實的行為污損了牠，當然就有一個路德來把牠撕毀擊破；莎士比亞高貴的「封建主義」在當時看着多少的美麗，可結果也不能免有「法國革命」。這罪孽的積聚，我說牠爆烈是太文雅了，牠是像火山般轟炸開來的；此後可要經過綿長的多難時代，然後事物纔能重新鎮定下來。

我們若光就事物的表面觀察，祇覺得一切人類的觀念與設施都彷彿是無定的，暫性的，受着死亡律的支配，這當然是十分可憐的現象！可是細考底蘊，決不是這麼一回事！就在我們這世界中，一切死亡也祇限於肉體，影響不到精粹或靈體；一切毀滅，不論是暴烈的革命或其他種種，也祇是擴大範圍的一種新的創生。「奧定主義」是「勇」；「基督主義」是「謙」，是更加高貴的「勇」。

凡以真實故而能忠實地逗留在人類心靈中的思想，一定是一種能在人類身上洞矚到神之真理的透視力，那裏面就含有一種元素的真理，可以歷劫不變，是我們大家永遠的佔有。然而，在另一方面看，又有一種極可歎的概念，竟有許多人以為除了自己以外，一切國家一切時代中的人物，都把生命消磨在盲目而罪戾的錯誤中，把這些人一例都當作迷途的異端教徒，斯干狄那維亞人，和回教徒，祇有他們纔是得真正實在智慧的人！一切時代的人物都是失迷而錯誤，祇有現代這一小部份的人纔能倖免而得了正軌。從創世迄今，一切時代中的人，都像俄國的兵走進史維特尼茲堡 (Schweidnitz Fort) (註*) 濠溝裏一般的走上去，祇把自己的屍身填平了濠溝，讓他們好安步而過，去佔領那個城邑！這真是一種不可信的假定。

然而我們卻眼見這種不可信的假定受着堅強的信任；祇見這個那個怪可憐的人，帶了同類的可憐人，彷彿踏着一切人的屍體，向勝利走去；然而，當他帶着這種假定和這種自以為萬無一失的信條也跟着跌進了濠溝，也成了一條死屍，他又該怎樣說呢？——但是，把自己的透視認做完備而照着牠前進，這也是人類天性中的一種重要的元素。我想，方式雖各有不同，他們卻永遠要這樣

前進的；祇是所取的方式，總該比這種人廣大些，聰明些纔對。凡是個有生命的人，從古及今，那一個不是「上天」統轄下同一軍隊中的戰士，那一個不是攻擊着共同的仇人，那「黑暗」與「錯誤」的賊寇？我們爲什麼祇因制服的不同，就彼此誤會，不向仇人攻擊而自相殘殺起來呢？阿刺伯人的頭巾曲劍，烏爾打「妖東」的鐵鎚，管牠是那一種武器，我們都一概歡迎。我們本多是同一「首領」之下的戰士。——現在，且讓我們把這路德的戰鬪來研究一下；看他是怎樣一種戰爭，看他在裏面怎樣的動作。路德也是我們精神上的「英雄」；是他的國土上，他的時代中的一位「先知」。

在沒有正式討論以前，我們先研究一下「偶像崇拜」來做一種引言，或者倒是很適當的。摩罕德有一種特性，其實也是一切「先知」共有的特性，他們都有一種不可制止的無限熱情去反對「偶像崇拜」。「先知」們最大的理論總是說：「偶像崇拜」把死的偶像奉若神明地崇拜着，這是不能忍受的，應該持續着斥其謬妄，加之以不可恕免的嫉惡；這是日光下一切物中最重大的罪惡。這種論調是值得注意的。我們且不講「偶像崇拜」神學方面的問題。Idol 這個字就是 Eidolon，意即一個目睹的物件，一種象徵。這不就是「神」，祇是「神」的象徵；我們懷疑就是最

愚蠢的人中，究竟能看牠有象徵以上的意義者否？我想，他決不會把自己手造的偶像直認做「神」的；祇以爲神是給牠代表着，在某種方式中，神就在這裏面。照着這個意義，我們又要問，那一種崇拜不是借着象徵，借着 *Eidola*，借着目睹的東西來崇拜呢？至於他所看見的，是肉眼所見的映象或圖畫呢，還是內在的眼睛，幻想，智慧等所見的現象，這祇是一種浮面的區別，根本上沒有多少關係。牠總是一個目睹的物件，是神格的寓意；是一尊偶像。最嚴格的清教徒有他「信心的懺悔」，「神物智慧的表現」，就藉此以崇拜；有了這些他纔有崇拜的可能。一切信條，祈禱儀式，禮拜規模，和適當地引起宗教情感的概念，在這種意義上都祇是一種 *Eidola*，目睹的東西。所以一切崇拜必先有象徵和偶像做牠的先驅；——我們可以說，「偶像崇拜」是個比較的名稱，最下等的「偶像崇拜」祇是色彩比較濃厚一些而已。

那麼這偶像崇拜的毒害究竟在那裏呢？牠裏面一定含有一種可怕的毒害，不然懇摯的「先知」們萬不會這樣衆口同聲地嫉惡牠的。爲什麼他們要這樣痛恨牠呢？我覺得，「先知」看着人們去崇拜這些木做的象徵，使他最內層的靈魂充滿了憤怒與嫉惡的那件東西，感應到他的思想

中，由他的語言感應到別人思想中的卻不能準確地就是那件東西。我們知道，那最粗拙的「異教徒」崇拜着卡腦浦斯或開巴的黑石，也比不識崇拜的馬好一些！在他這可憐的舉動中自有一種可以持久的長處；有些類似那「詩人」們的特長；能在星星或種種自然物中認識一種神性的美麗與意義。那麼「先知」爲什麼要這樣攻擊他呢？那些最可憐的「物神」(Fetish)之崇拜者，心裏是充滿着這種「物神」，祇足令人憐憫，藐視和戒免；卻不是該嫉惡的對象。不妨讓他心靈中就忠實地充滿了這種崇拜，那黑暗狹窄的心地裏藉此也可得到了光明；簡言之，就讓他去信仰這物神吧——我以爲，即使他得不到什麼好處，他卻是准備着接受好處的，你可以讓他去，不必干預。

然而，這「偶像」崇拜卻免不了要發生一種可怕的境象，那就是，在「先知」們的初期，人類心靈中已不復充滿着他的偶像或象徵了。當「先知」出來透視這偶像認爲無靈的木塊以前，一定先有許多人懷疑牠於木塊以外還有什麼意義。這種無誠的「偶像崇拜」纔是真該攻擊的「偶像崇拜」。疑慮已經腐蝕了牠的心；我們祇見一個人類的靈魂痙攣地攀住一隻「聖約之舟」(註七)，卻一半感到牠已變成了一個幻象。這是一種最悲慘的現象。他們的靈魂中不復充滿着「物神」

卻還偽飾着是充滿的，並還哄騙自己算是感到充滿的。「你並不信仰」柯立治曾說過；「你祇自信你是信仰而已。」這是各種崇拜與象徵主義最後的一幕；是距離死亡不遠的一種確實的徵象。這就類似我們今日的方式派（formalism），祇知崇拜方式了。人類中毀絕道德的舉動，沒有能甚於此的了；因為牠是一切不道德的發端，或可說，有了牠不論何種道德多絕了望；最內層道德的靈魂給牠麻痺了，墮入可怕的催眠狀態！從此人類就沒有了真誠。那就無怪那些懇摯的人要深疾痛惡地排斥牠，謗毀牠，嚴責牠了。他和牠，一切善的和牠，都在決一個你死我活的死鬪。這錯誤的「偶像崇拜」是一種呻吟，並可以說是一種真誠的呻吟。真誠的呻吟：這是值得研究的！各種崇拜的結局都免不了這一幕。

我覺得路德也是一個偶像的毀棄者，與別位「先知」沒有多少區別。他看着羊皮與墨水做成的「德茲爾的赦罪狀（Telzel's Pardons of Sin）」正像摩罕謨德看着高蘭虛木與蜂蠟做成的神像一樣的痛恨。英雄的本色本來在各時代中，各地域和各環境中，都能取得到真實；他立足在萬物的本體上，不在牠的外形。所以他所愛的，他所敬的，或形之語言，或深藏在心底，祇有萬物的

真實，至於那些空虛的外形，不論牠怎樣整齊美飾，怎樣爲高蘭虛人或教皇派所推崇，他看了，總以爲是不足爲訓而深感嫌惡的。這耶穌教也是「先知」的工作；是十六世紀「先知」的工作。是忠實地毀滅那變成虛偽而偶像性舊東西的第一下棒擊；爲遼遠的新東西，真實而的確神聖的東西開着路。

我們最初的觀念，彷彿意識到這耶穌教完全擊毀了給我們人類中宗教社會一切善事業作基礎的「英雄崇拜」了。常聽人說，耶穌教開了一個新紀元，一改以前的舊世界；開出了他們所謂的「個人意志」的紀元了。他既革命推翻了「教皇」，從此各人是他自己的「教皇」；學得了許多智識，叫他不該信任「教皇」，不該信任這個精神上的「英雄領袖」！照這樣說，那麼一切教政和人類的服從性，這種精神上的結合不是不可能了嗎？大家多這樣說的。——我現在也不必否認這耶穌教不是一種革命在推翻那精神上的權威者，「教皇」等等。並且我要承認那英國的「清教運動」也是一種革命在推翻那世俗的權威者，這是繼續着的第二幕；而鉅大的「法國革命」又是跟着的第三幕，從此之後，一切精神上與世俗上的權威者即不能算掃除淨盡，也可說是必定

要消滅的了。耶穌教就彷彿是一隻大根，此後的歐洲歷史都從那裏挺生出來的。因為精神的東西是永遠寄託在人類世俗的歷史中；精神物是世俗物的發端。在現代的情勢觀察起來，當然到處都高唱着「自由」、「平等」、「獨立」等名辭；「選舉權」與「選舉權」代替了「國王」；那彷彿「英雄領袖」或多數人服從一人的事情，不論精神上或世俗上，都不會在這世界中發現的了。倘然真這樣，我以為這世界就完全絕望了。我深信決不會這樣。若無「領袖」真實的「領袖」，不論精神的或世俗的，結果除了最可痛恨的無政府沒有別的可能。我以為，惟有這耶穌教，不論牠產生了怎樣無政府式的共和政體，卻總是真實新領袖與新秩序的發端。我認牠是一種反抗虛偽「領袖」的革命；是為真「領袖」在我們中間佔有位置的第一步困苦艱難而不可缺少的預備工作。這個問題是值得再加一些說明的。

我們第一點先要說明這「個人意志」從根本上說，並不是世界上的一件新東西，祇在這一段時期中覺得牠新穎而已。從類別上說，這「宗教改革」也不是什麼新穎特別的東西；牠祇是反抗「虛偽」與「類似」回返到「真理」與「實在」這與一切「改良」和「真實的教導」都